

# 论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制约

陈 军

(西华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研部,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一直追寻的理想,它引导人们超越现实,不断走向未来的价值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所面对的问题是不相同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它对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制约具体表现在:人的感性发展受到扭曲;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从本源的意义上把人视为物欲性的存在。

**【关键词】**工具理性;人的全面发展;感性;个性;物欲

**【中图分类号】**B8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76-05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在新时期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中包含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内容,其目标说到底也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由于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性得以消除,能够塑造“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sup>[1]</sup>,个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谐的发展,个人的现实和潜在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当我们把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当下人的实际生存境况相对照,我们就不能不为存在的现实问题深感忧虑。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少人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自身的精神世界发展和完善的要求。这在个体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忽视人的需要、潜能、个性和精神世界发展的观念和行爲;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人心浮躁、行爲失范、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等种种不良现象。对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众多思想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中有很多人指出了工具理性的破坏性作用。

## 一、工具理性及其控制力的膨胀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与以往时代相比较,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那就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端和发展,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创造的财富还要多。当人们在充分享受着充裕的物质财富所带来的舒适快乐的同时,对科学、技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期望,而这种盲目性导致了工具理性的产生。

美国哲学家泰勒认为,工具理性乃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也可以从一定角度说:人们失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工具理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工具理性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用在进行物质生产时是 very 有效的,但问题在于,当把这种思考方法推至到人生的一切领域时,就会给人带来不安。泰勒指出:“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利益——代价’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的最大化要求所遮蔽。”<sup>[2]</sup>那些完全应该以另外的标准来衡量的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被淹没在以最小的投入和最大的产出为目的的计算中,这种把人的生活变成一系列的投入与产出的冷酷的计算,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支配地位。工具理性很快就宰制并重新构造了人们的生

收稿日期:2006-03-01

作者简介:陈军(1969-),女,四川南充人,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高校德育与美育结合的研究。

活，这种构造不仅仅包括人的外在生活方式，还包括了人的存在状态本身。整个社会处于高度分工状态，人生活在高度分工和自动化的环境中，工作越来越单调、机械，人被异化成为工具的一部分，产生了人性的内在分裂，表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分离，物质对精神的压抑，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与此相伴，人精神的贫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严重地压抑、窒息、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人的心灵、人格异化了，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空虚形成巨大的反差。

马克思对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生存的异本真状态、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sup>[3]</sup>马克思所深刻批判的这种社会现象，并没有随着整个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有所改善。相反，随着这一切的发展，工具理性反而日益膨胀，获得了愈来愈强的控制力。

虽然当今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只要我们进行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各种人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情况已然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当前，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二、人的感性发展受到扭曲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理性使人类具有更高的掌握、控制、协调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使人类社会不断地向高级阶段发展。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人是感性的存在物，有着感性生命的要求。人的感性生命具有个体性的品格，它强调情感、意志和欲望的“个别性”，它是一种有“我”的、具体的、丰富的、侧重于对世界进行直接把握的生命状态。感性生命的丰盈是人性和谐的基本条件。如果人性的发展是和谐的，那么人的感性与理性都应该得到和谐协调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至上的情况下，人性的发展受到了扭曲。

### 1、感性的发展受到压抑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们是按照其内在本

性生活，还是听命于工具理性，已经成为一个抉择的难题。而这种抉择往往以现实的不可违抗性，以工具理性原则的获胜而告终，就必然会导致对人的本性的压抑。正是这种压抑，使人的感性受到空前的挤压，很多人变得麻木不仁。无论是春天的新绿，还是夏夜的星空；无论是云白山青，还是川流石立，都难以激起人们的关注与喜悦，这种感官的迟钝和心理的“不感症”，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人置身于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世界中，却感到“活得累”。人为物役，成为机器的奴隶，到处可见人的各种“病态性的冷漠态度”。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失衡，丰富多彩的世界只剩下一个单调的、冷冰冰的理性世界，失去对人的幸福而言必不可少的深刻的审美体验，失去了内在的丰富与完整性，成为可怜的文明的“碎片”（席勒语）。

席勒指出，“人们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断片上，也就只好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他们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自己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也就决不能发展自己生存的和谐，他们不是把人性——人的灵魂——铭刻在自己的生存上，最终却使之仅仅变成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耕耘的科学园地的某种标记。”<sup>[4]</sup>如果人失去了丰富性与整体性，也就失去了内心的和谐感，那么，人生的幸福从何谈起？

这种感性压抑的情况使人失去了人性的丰富和完整性，也使理性充分发展受到牵制。同时，由于人的感性生命长期处于不能正常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环境中，一旦社会给予感性较宽松的释放空间，就容易出现感性的沉沦。感性的压抑与沉沦实在是一体的两面。

### 2、感性的沉沦

由于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人们失去了对一个高于现时现世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失去了超越的维度，不再对生命和自然心存敬畏。正是由于这种缺失，当感性获得较以往宽松的表现时空时，就容易出现蜕化、物欲化的倾向，使人陷入感性沉沦的误区，事实也确乎如此。

以我们今天影响极为广泛的大众文化为例，它本身是一种感性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重感性、重世俗生活、重享受娱乐，它具有反理性的特征，体现的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抗。虽然，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进步的意义，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

民主潮流，也反映了人自身要求感性发展的呼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只是一味地放纵感性，那么就会呈现出人的感性生命的发展只是人的生理本能被满足、被强化的过程，这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感性的沉沦。因为这种建立于对人的生理本能强化的感性文化对于理性与价值有巨大的消解作用，它所到之处使触及到的一切都化为笑料，对理想的追求、价值的追问受到嘲笑，使理想和价值都在笑料声中化为乌有。

同时，这种片面发展的感性文化以其平面化、技术化、复制化、传媒化、大批量的生产优势，迅速攻占着人们的心灵据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文素质的普遍肤浅和平面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感性生命只能以一种世俗的、缺乏个性和活力的形式存在着。

### 三、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

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作用于社会生活，对人们的生活起到构造性作用：第一，把人简化为功能性存在。为了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人被纳入高度管理化和技术化的生产体系中，人被视为“人力资源”，成为庞大的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作为“人力资源”，人只能是一个为使整体达到效益最大化而存在的一个没有情感、没有个性的功能化存在物。第二，整个社会出现了齐一化和平均化状态。为了生产和使用的方便，现代技术把很多东西都变得千篇一律，也就是说世界日益地平均化。而人也可悲地在这个齐一化状态中沦为“一架传动机械中的随时可替换的齿轮。”（雅斯贝尔斯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环境下，人的个性几乎被泯没。

#### 1、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忽视

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刚开始发展时，人们还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找到属于生命个体的生活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这个幸运。因为一旦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原则和秩序推广到其他一切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秩序时，人的现实处境就呈现了这样的状况：“个人被看成无关紧要的了。没有任何人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人没有真正的个性，就如许多针中的一枚没有真正的个性一样，只是一个普通有用的物

品，人还并未成为其自身。”<sup>[5]</sup>人的生命被严重异化，工作和生活引不起他的兴趣，对事物和对人类的爱也逐渐淡漠，因为“他们不过是从事日常工作的那个功能。”<sup>[6]</sup>这种功能化的存在不仅使人失去生活的意义感，而且使人的个性生长和发展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如果这种被忽视的状态长期化，就会出现我们在下面所指出的现象。

#### 2、人的个性的消泯

在人们的生活世界里，人们是以“说”和“看”的两种方式表达着每一个人的个性。而个性的消泯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从“说”的方面来看，由于满足于盲目听从他人的说法，很多人的语言不是自己思考和判断的结果，不过是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很明显，这种话语方式不会是个人的富有个性的表达，会形成大量空洞的语言垃圾，这以民间所谓的“流言蜚语”表现最为典型。其次，从人们对事物“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对事物的关注往往只是一种好奇，并不是为了真正领会他所见的东西。这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的方式显然不可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更谈不上体会到事物内在的意蕴；只会被事物外在的表象所迷惑，得不到关于事物的真知灼见。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出版市场上充斥的无聊的娱乐八卦新闻，就是为了迎合很多人猎奇和喜新厌旧的视觉趣味。这种无个性状态的最可悲之处在于，人们在生活中忙碌着，也在“说”与“看”，但是这些“说”与“看”由于缺乏以个体内在生命的深切体验与感动为内在的依归，而流于一种徒有外在形式的模仿与重复，人成为“影子”式的生存。

然而，人之为人的存在，应该首先是以生命个体的形式存在，其次才是社会的、集体的。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7]</sup>正是因为人是一个生命个体，他就应该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存在来抒发和表现自己。人的个性得到尊重和发展本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四、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从本源的意义 上把人视为物欲性的存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

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sup>[8]</sup> 这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卑劣的贪婪物欲的现实。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状况日益强化。雅斯贝尔斯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即“生活就是借助技术进步而用合理的生产提供大量的需求品。”<sup>[9]</sup>这一理念不仅意味着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借助技术进步，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以满足其物质欲望，而且也在本源的意义上把人看成主要是一种物欲性的存在。因为这个理念所隐含的逻辑就是：正是人的物欲，推动了技术生产，创造了发达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所以物欲就是善的。在现代社会，这个具有充分的“善”的合法性的物欲，日益膨胀，不但不为人所控制，反到拥有了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控制人，人成为物欲的奴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印证。

### 1、人沦为工具性的功能化存在物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被视为技术生产体系中的“人力资源”。而技术生产体系并不关心“人是什么？”，关心的只是人必须怎样装备起来，才能使经济关系尽可能高效地运转起来。人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功能化的存在物，人的精神需求的一面被忽视，但其中与技术生产相关的智力因素却被绝对化、极端化而得到特别的关照。人可悲地片面地发展与技术生产相关的智力因素，来增强自己作为“人力资源”的“可售性”，而自己内在的本真需要被压抑，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被忽视。正如弗罗姆所分析的那样，现代社会中市场的经济功能使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把个人的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sup>[10]</sup>

在人的生存世界里，同时存在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脱离了物质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人便没有了生存的依据，也就没有了人的现实存在；而失去了精神的追求，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

的本质属性。但是，由于物质需求是人的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对物质需求的欲望极容易被激发和膨胀起来。于是，很多人把对物欲的满足视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无生命的物质财富世界统治了有生命的人的世界，拜物教徒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意识，人的发展被贪婪的物欲所制约。

### 2、贪婪的物欲使人处于单向度的片面存在

如果在膨胀的物欲支配下，以浅陋的物质享受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幸福，那么，人们将沉醉于对衣食住行的不断提高的标准的追逐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就必然盛行。

建立在人的贪婪物欲基础上的享乐主义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片面夸大人的自然属性，漠视甚至蔑视人的社会属性和对精神超越(对真善美的追求)的需求，沉浸于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之中；把生命的目的定位在永不知足地追求快乐，想方设法满足个人的欲求；认为除努力满足对世俗享乐的欲求这一目的外，其他一切都是手段，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的手段。这样，人的生活手段与目的相互倒置。人把自己的命运维系于物，物成为人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人成为物的奴隶。物欲的存在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对物质的占有欲望极端膨胀，以物质占有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他人和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以能否得到利益回报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那么，这种功利主义的盛行带给人的就并非幸福。这一点在“我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叹息声中，并不难得到佐证。

马克思说：困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sup>[11]</sup>被某种有限的功利性目的所操纵、所支配的人的存在，是一种与人的真正自由本性相违背的单向度的片面的存在。

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积极的思考和回应。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
- ②[美]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6.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1.
- ④[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0.
- ⑤[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4.

- ⑥[德]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6.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1.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6.
- ⑨[德]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3.
- ⑩[德]弗罗姆. 为自己的人 [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79.
- ⑪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79 - 80.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3]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4]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
- [7][德]弗罗姆. 为自己的人[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 [8]周宪. 美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Tool Rationality to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HEN Jun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Huma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s the ideal which the humanity continuously tracks down. It guides the people to surmount the reality and move towards the future value goal.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 times, the questions of huma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 not the same. The major problem we face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the strong controlling force of the tool rationality. It's restriction to the perso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 the following: Human's perceptual development receives the distortion; Human's individuality development receives constrains; From the source significance men are regarded as the existence of material desire.

**Key words:** Tool Rationality; Perso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erceptual Individuality; Material Desire

(责任编辑: 周锦鹤)